

李承贵 著

以实待人，非唯益人，益己尤大。



杨简
Yang Jian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杨
简

李承贵 著

大家精要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代号: SK16N104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简/李承贵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7.1

(大家精要)

ISBN 978-7-5613-7656-0

I. ①杨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杨简(1141—1226)—传记 IV. ①B244.9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0894号

杨 简 YANG JIAN

李承贵 著

责任编辑 郑若萍

特邀编辑 石慧敏

封面设计 张潇伊
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g.com>

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60mm×980mm 1/16

印 张 10

字 数 100千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13-7656-0

定 价 20.0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3879 传真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

目 录

第1章 神奇的悟道之旅 / 001

- 一、心学沐浴求学路 / 001
- 二、八次大觉得真学 / 007
- 三、苦心著述继绝学 / 015

第2章 讲学布道不离心 / 018

- 一、教学以启人心 / 018
- 二、教法行于日用 / 022
- 三、讲学只为传道 / 027
- 四、教育彰显人性 / 030

第3章 治政理念与成就 / 036

- 一、做官为民办事 / 036
- 二、治政由心开始 / 044
- 三、政论关乎民生 / 051

第4章 以“一”解《周易》 / 059

- 一、乾坤为“一” / 060
- 二、天地人三才为“一” / 062

三、天道人德为“一” / 064

四、元亨利贞为“一” / 066

第5章 以“心”说《论语》 / 079

一、“绝四论” / 079

二、“忠恕而已” / 085

三、“四十不惑” / 089

四、“用力于仁” / 096

第6章 别样诠释与思想精义 / 101

一、放眼经书论褒贬 / 101

二、别出心裁是诠释 / 110

三、综合创新出精义 / 116

第7章 慈湖心学的传承与流布 / 124

一、建造书院传心学 / 124

二、慈湖心学与阳明心学 / 128

第8章 学术影响与现代价值 / 135

一、解释经书之新气象 / 135

二、一体诸德之新路径 / 139

三、心性学说之新开展 / 143

四、端于生命的人文关怀 / 146

附录

年谱 / 151

主要著作 / 153

参考书目 / 153

第 1 章

神奇的悟道之旅

杨简（1141~1226），字敬仲，浙江慈溪人，学者称慈湖先生，南宋著名思想家、哲学家，心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。杨简不仅是陆九渊弟子中著述最多者，也是继承、发扬陆九渊心学思想最得力者，更是宋明心学从陆九渊过渡到王阳明的重要桥梁。与此同时，杨简对于儒家经典、儒家思想也有自己独到的解释，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

一、心学沐浴求学路

家学

中国古代教育分公学与私学两大部分，家学属于私学的一种。古代的家学，主要有家庭启蒙教育、家庭办学与学术家传三种形式。杨简家学熏陶主要属于“学术家传”类型。

杨简的父亲杨庭显（明发，1106~1188）与大儒陆九渊是至交，陆九渊称杨庭显为“四明士族，躬行有闻者，公家尤盛，相养以道义”。由这句话我们了解到，杨简生活在一个有知识、有文化，而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里；其父是一位在当地很有名望，注重修身养性，崇尚儒家道义的君子。

杨庭显对陆九渊之学推崇备至。他做的一件事情让乡里人

大为吃惊，那就是将他过去所藏的、不属于心学内容的所有书籍全部烧毁，可见陆九渊心学对他影响之深之大。

杨庭显受心学影响还表现在日常行为上。

有一天晚上，杨家被盗，第二天杨老爷子跟子孙们谈到这件事时竟然说：女仆告诉我家里来了盗贼的时候，我的心平静如水；当盗贼走后，发现被偷走的东西很多、损失惨重的时候，我的心还是平静如水；今天跟你们谈到这件事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我的心还是平静如水。对于自家财产被盗，居然可以保持这样的心态，其心学修养之高，非一般人所及啊。

又有一次，杨庭显散步到自家的蔬菜园，突然问管理蔬菜园的仆人：如果我家菜蔬在闲暇时被盗贼所偷，你有什么办法防止吗？仆人回答说：最好的办法是分一小部分给盗贼。杨庭显一听，高兴得跳起来，然后对儿子杨简说：这位余姓仆人可以做我的老师啊！

对于偷盗者，一般人都是恨之入骨，杨庭显竟然认同将财物分一部分给偷盗者以解决偷盗现象。这说明杨庭显并不认为偷盗者是天生的恶人，可能是生活贫困所致，所以认同通过发放财物以抑止偷盗的办法。其实这种想法是与心学精神密切关联的。

从心学传承上看，舒广平曾说：“吾学南轩发端，象山先生洗涤，老杨先生琢磨。”南轩，即张栻，湖湘学代表人物之一；象山即陆九渊；老杨，即杨庭显。这里说到由张栻而陆九渊以下的心学谱系，杨庭显竟然在列，所以杨简不受心学影响实在是不可能的。

而钱时说过的一句话，将杨简所受其父亲的影响描述得尤为真切：“通奉与物最恕，一言之善，樵牧吾师；省过最严，毫发不宥，至于泣下，是杨简过庭之教也。”杨简就是在他父亲的言行举止的熏陶下成长的，实际上就是在心学的熏陶下成长的。

求学

在《慈湖先生年谱》中，关于杨简求学问道情形的记载也极为简单，只有隐隐约约的一点线索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杨简求学问道的某些特点。

八岁的小孩，一般是乳臭未干，稚气未脱，但杨简不一样。他读“小学”时，便老成持重得像个成人，从来不与其他小孩子们玩耍。上课的教室与熙熙攘攘的街道只有一窗之隔，奔跑嬉戏的人群时常是呼啸而过，但杨简却不受干扰，专心学习。就是到了假日，儿童们都开心地到处游玩去了，杨简还是和平常一样，静思冥想，不曾走出教室一步。

成人后，杨简谨守孝道，除了做好家中里里外外的事之外，便是整天侍奉在父母身旁，等到父母熟睡之后，便轻轻起身，挑灯夜读。他致力圣学，写的文章思路清晰、语句流畅、文字俊美、结构完整，而且以发明圣人之学为目的，从不随波逐流，与世俯仰，透出学者的骨气。

二十一岁时，杨简进入太学学习。杨简在太学通常是面壁而坐，凝神思索。每当太阳西下的时候，他便展开纸卷，抄写经书，经由他抄写的经书，从没写错过一个字。下课时，同学们蜂拥而出，杨简从不因为自己年长而抢先。杨简不仅学习认真，为人稳重，而且温文尔雅，极有涵养。

在杨简求学的道路上，沈焕是值得一提的人物。《祭沈叔晦文》中提到，杨简进入太学之前，只知道有“先圣大训”而已；入太学之后，结识了沈焕，通过沈焕才知道有“正论”等其他经论。沈焕还告诉杨简，太学这个地方是天下英才聚集之所，现在国家选拔人才，都从这样的地方开始。杨简从沈焕那里明白了许多道理，便在太学跟随沈焕学习，并与其他同学切磋道义，以言相观善，知识逐渐增多。杨简说这都是沈焕教导的结果。由此可见，沈焕在杨简的求学生涯中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
杨简在太学曾与陆九渊的五兄陆九龄相识并切磨道义。陆九龄与其弟陆九渊有着共同的学术旨趣，因而完全可以认为，心学精神经过陆九龄的传播，进一步灌注于杨简心灵中。

如上即是从《慈湖先生年谱》中所获得的关于杨简求学的简要经历。如要作个小结便是：杨简年少早熟，处事持重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；勤于家务，注重德行修养，谨守孝道；为学兢兢业业，勤学好思，文章俊美，文字简洁，思想独立，不随波逐流。

面授

这里讲的面授，主要是指杨简与陆九渊的会面。杨简的思想或学问与乃师陆九渊关系甚大。

杨简三十二岁时，才得与心学大师陆象山晤面。当时陆九渊刚参加完最高级的考试——殿试。不过，陆九渊的殿试并没考好，只得了个“赐同进士出身”。中了“进士”之后，陆九渊如逢大喜，在行都（杭州）住了四十多天。

在此期间，慕名拜师求学者络绎不绝。据《慈湖先生年谱》记载：“先生既奉名，声振行都，诸贤从游，先生朝夕应酬问答。学者踵至，至不得寝者四十余日。”陆九渊虽然只获得“赐同进士出身”，但才华过人，再加上吕祖谦等名家的举荐，声名大振。在这众多从游问学的学者中，就有一名叫杨简的学生。

行都问学期间，杨简曾留下一个“何谓本心”的疑问。杨简公务繁忙便先告辞，但与九渊告别时向他发出了邀请，请九渊方便时到他任职的富阳做客，并再行请教。

这年六月，陆九渊顺道来到富阳。在富阳城大街上，九渊正巧碰上两个人为买卖扇子的事争吵起来。买扇子的人说，扇子质量有问题，要求退货退钱；卖扇子的人则说，扇子质量没问题，拒不退货退钱。两人争得不可开交。这个时候，杨简正笑脸相迎，接陆九渊进府。

杨简待陆九渊坐稳，便急切地问：请问先生究竟什么是“本心”？陆九渊说，孟子讲的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就是本心。杨简很是疑惑，对陆九渊说：孟子讲的“四端”，学生小时候就能倒背如流，可是究竟什么是“本心”呢？杨简又连续追问了好几次，陆九渊仍是沉默不语。

这个时候，那两个为扇子争执的人争到府上来了。杨简只得抽身处理这桩纠纷，处理完转身又问九渊什么是“本心”。陆九渊这才不紧不慢地说：你刚才不是处理了一桩扇讼的案子吗？对者你要知道对在什么地方（对的原因），错者你要知道错在什么地方（错的原因），这就是敬仲（杨简）你的“本心”啊！杨简听完此话，忽然大悟，纳头便拜九渊为师。

后来杨简自己描述这次问学情形说：“简发本心之问，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答，简忽省此心之无始末，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。”而九渊也曾与人说杨简的这次进步，“敬仲可谓一日千里”，即是指此次“本心”之问。

虽然从这次神秘的觉悟中我们得不到什么特别的信息，但可以说，正是这次神秘的“扇讼”之诲，确定了杨简学问的心学方向。

据记载，杨简与陆九渊直接接触还有一次，即杨简四十四岁左右任浙西帅属时，曾与象山同在临安，有诗《侍象山先生游历西湖舟中胥必先周文忠奕》为证。诗曰：

百里平湖十里堤，新茼苒苒绿齐齐；
水晶宫里光风静，碧玉壶中远近迷；
局外有棋输与我，口边得句岂须题；
流莺却会幽人意，故向人间一两啼。

读着如此风景秀丽、令人心旷神怡的诗，可以想见陆九渊、杨简师徒相处之和乐。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次杨简与象山在学问上交流的情形，但诗句中却充溢着心学的意境。

书信

这里所谓书信，是指陆九渊写给杨简的信。在《陆九渊集》中，有两封写给杨简的书信，由这两封信的内容，可以看出陆九渊传授了什么思想给杨简，或者说杨简从陆九渊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。

其一，“此心之良，戕贼至于熟烂，视圣贤几与我异类，端的反省，谁实为之？改过迁善，固应无难，为仁由己，圣人不可欺也。直使存养至于无间，亦分内事耳。然懈怠纵驰，人之通患，旧习乘之，捷于影响，慢游是好，傲虐是作，游逸淫乐之戒，大禹、伯益犹进于舜，盘盂几杖之铭，成汤犹赖之，夫子七十而纵心，吾曹学者，省察之功，其可已乎？承喻未尝用力，而旧习释然，此真善用力者也。舜之孳孳，文王之翼翼，夫子言‘主忠信’，又‘言仁能守之’，又言‘其用力于仁’，孟子言‘必有事焉’，又言‘忽忘’，又言‘存心养性以事天’，岂无所用其力哉？此《中庸》之戒谨恐惧，而浴沂之志，曲肱陋巷之乐，不外是矣！此其用力自应不劳。若茫然而无主，泛然而无归，则将有颠顿狼狼之患，圣贤乐地尚安得而至乎？”

在这封信里，陆九渊主要和杨简讨论本善的良心遭到戕害的原因，以及解决的办法。陆九渊认为，良心的丧失是因为自己的懈怠所致，如果一个人能自我主宰以改过迁善，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。而历史上的舜帝、文王、孔子、孟子等圣人，都是自我主宰、自我修养的榜样，因而希望杨简好好学习，同时表彰杨简化释陈旧陋习的努力。概括地讲，这封信的核心内容就是教导杨简“善在我身，它的彰显或遮蔽，概由自己决定”。

其二，“日新之功有可以见其教者否？易简之善，有亲有功，可久可大，苟不懈怠废放，固当日新其德，日遂和平之乐，无复艰屯之意。然怠之久，为急习所乘，觉其非而求复，力量未宏，则未免有艰屯之意，诚知求复，则屯不久而解矣，

此理势之常，非助长者比也。频复所以虽历而无咎，仁者所以先难而后获也。若于此别生疑惑，则不耘、助长之患，必居一于此矣。当和平之时，小心翼翼，继而不绝，日日新又日新，则艰屯之意岂复论哉？顾恐力量未能至此耳。”

在这封信里，陆九渊告诉杨简，日新之功当然与教育有很大关系，一个人如果懈怠，就会感到艰难困苦，反之，就会先困苦后顺畅，先艰辛后收获，因而要持久用力，日新又新，才可得平和之乐。

综合起来看，这两封信所讲的都是“心本善”，个人精神上的懈怠是使本善之心遭到戕害的原因，因而需要加强自我修养，自我主宰。因此，这两封信所传授的都是心学思想、心学精神。也就是说，杨简通过书信，从陆九渊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心学的精神。

二、八次大觉得真学

在中国哲学史上，哲学家们成长的经历大都被描述得很神秘，或出现个什么大觉悟，或编造个什么离奇经历。比如，孔子曾有“十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之说。陆九渊十三岁时，因读古书得解“宇宙”一词，使悬于心中多年的问题豁然省悟，并开启了其心学路向——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”。王阳明也因龙场大悟“格物致知”之道，才将其智慧贡献给心学理论的创造。

研读中国哲学家经历，如此富有神秘色彩的描述实为司空见惯。事实上，这些神秘性描述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，那就是可以为我们理解、把握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成长的曲折性、发展的阶段性、演变的复杂性提供积极性帮助。相比较而言，杨简学术思想的成长历程，有着更多的神奇色彩。

根据《慈湖先生年谱》的记载，杨简一生中至少发生过八

次大觉。每一次大觉，都意味着杨简学术思想成长了一大步，悟道水平前进了一大步。

二十八岁，是杨简学问上的第一次大觉。

“简行年二十有八，居太学循理斋时，首秋入夜，斋仆以灯至，简坐于床，思先大夫曾有训曰：时复反观，忽觉空洞，无内外，无际畔，三才、万物、万化、万事、幽明、有无通为一体，略无缝罅。”

杨简经常想起先父的教诲，要时刻默坐反观，禅宗讲“渐久即顿”，杨简此次大觉正是长期反观的成果。在这次大觉中，杨简悟出天地万物与我为一体，澄然一片。这可视为杨简进入心学门槛的标志。

三十一岁，是杨简学问上的第二次大觉。

“某二十有八而觉，三十有一而又觉。觉此心清明虚朗，断断乎无过失，过失皆起乎意，不动乎意，澄然虚明，过失何从而有？某深信此心之自清明，自无所不通，断断乎无俟乎复清之，于本虚本明无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，千失万过朋然而至矣，甚可畏也！某惧学者此心未明，又惑乎洗心、正心之论。某朝夕居乎清心堂之中，而不以为非，是清心、洗心、正心之说果是也。清心、洗心、正心之说，行则为揠苗，非徒无益而又害之。”

杨简由“清心堂”而觉。他因此而不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孔子讲“心之精神是谓圣”，既然是“圣”，还有什么必要去清洗它呢？实际上，人心本正本善，虚明无体，精神四达，至灵至明，是是非非，云为变化，能事亲、能事君、能从兄、能友弟、能与朋友交、能泛应而曲当，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未尝不清明，根本用不着去正心、清心。人心本善本正，怎么又会有过失呢？原因在于人有意念。如果不起意，心仍然是清明虚朗、无所不通，所以不会有过失。而清心、洗心、正心，实际上是揠苗助长，不仅没有益处，反而得害。

这次大觉，杨简所悟是“心”的空洁性、神圣性、绝对

性，并由此提出“意”的概念，使“意”的伦理价值凸显出来，从而为他的修养论的展开创设了前提。

三十二岁，是杨简学问上的第三次大觉。

这次大觉完全是因参拜陆九渊、得陆氏之教而起。关于这次大觉的记载颇多，我们从《慈湖先生遗书》中摘录角度不同的几种描述。

其一，“简年三十有二，于富阳簿，舍双明阁下，侍象山先生坐。问答之间，忽觉简此心清明，澄然无滓，又有不疾而速、不行而至之神，用此心乃我所自有，未始有间断。”

这是杨简自己的描述。大意是在与陆九渊答问过程中，突然觉得自心清明无渣，而且有不疾而速、不行而至之神妙。

其二，“陆文安公新第归来富阳，长先生二岁，素相呼以字为交友，留半月，将别去，则念天地间无碍者，平时愿一见，莫可得，遽语离乎？复留之，夜集双明阁上，数提‘本心’二字。因从容问曰：‘何为本心？’适平旦曾听扇讼，象山扬声答曰：‘且彼讼扇者，必有一是一非，若见得孰是孰非，即决定为某甲是某乙非矣！非本心而何？’先生闻之，忽觉此心澄然清明，亟问曰：‘止如斯耶？’公竦然端厉，复扬声曰：‘更何有也？’先生不暇他语，即揖而跪，拱达旦质明，正北面而拜，终身师焉。”

这还是杨简的描述。陆九渊去世后，“本心”之说显然对杨简学问影响很深，讲到这次大觉大概动了感情，叙述得格外详细，而且惟妙惟肖。陆九渊以“扇讼”作比喻，竟然让杨简明白了什么是“本心”，不可不谓高明；而且杨简通过“扇讼”悟到什么是“本心”，不可不谓聪慧。

其三，“简主富阳簿，访余于行都。余敬诵所闻，反复甚力。余既自竭，卒不能当其意，谓皆其儿时所晓，殆庸儒无足采者，此其腹心初不以语人，后乃为余言，如此又一再见，始自失，乃自知就实据正，无复他道。”

这是陆象山的描述。在这段描述里，陆九渊更多的是讲杨

简如何如何地用功，锋芒毕露，不可阻挡。不过，当杨简再次听陆九渊讲道时，便叹服象山所讲都是不易之理，拜象山为师。

其四，“慈湖先生与象山先生夜集双明阁下，因剖扇讼，揭示本心，恍然有悟，精湛力造，浑化忘言，其学以天地万物与吾身澄然一片，而直指至灵至神，古今一贯之心，万善俱足，平等圣凡。”

这是旁人的描述。这个描述主要着力的地方是杨简觉悟的状态和境界，什么“恍然有悟”，什么“精湛力造”，什么“浑化忘言”，什么“慈湖学问以天地万物与吾身澄然一片”，什么“古今一心、万善俱足、平等圣凡”，心学的境界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的境界，所以无大小、先后、高下、好坏、阴阳、男女、老少之差别。

在史籍里，对这次大觉记载描述最多，也可看出这次大觉在杨简学问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。如要对这次神秘的觉悟作个小结，那就是：

第一，对“心”的多种性能——圣性（澄然无滓）、无限性（此心乃我所有，未曾有间断）、贯通性（古今一贯之心、万善俱足、平等圣凡）等有了较完整的体悟。

第二，巩固了杨简多年的心学觉悟，并为他启迪了新的思路——“某积疑二十年，先生一语触其机。某始自信，其心即道而非有二物”。

第三，接受陆象山理论宗旨和思想路数，使其学问有了师承性规定——“自失自知，变实据正，无复他适”。

因此可以认为，经过这次神秘的“扇讼”之诲，杨简已具备的心学潜觉得到了开掘和提炼，成为其学问成长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；也正是通过这次大觉，杨简正式拜陆九渊为师，确定了师徒关系。

三十四岁，是杨简学问上的第四次大觉。

这次大觉是因为母亲的去世。淳熙元年（1174）春天，杨

简母亲臧氏去世，杨简却因母亲的去世而大悟“变化云为”之旨，成为其学问经历中的第四次大觉。

“春丧妣氏，去官，居垩室，哀毁尽礼后，营圻车厩，更觉日用酬应未能无碍，沉思屡日。偶一事相提触，亟起，旋草庐中，始大悟变化云为之旨，纵横交错万变，虚明不动，如镜中象矣。不疑不进，既屡空屡疑，于是乎大进。”

母亲去世，杨简离官在家为母亲守孝。母亲的去世让杨简万分悲痛，并由这种悲痛中体悟到万事万物的瞬息万变，由此形成一种精神上的超越。

后来杨简在《慈湖易传》中还提到这次大觉：

“居妣氏丧，哀恻切痛，不可云喻。既久，略察曩正哀恻时，乃亦寂然不动，自然不自知，方悟孔子哭颜渊而不自知，正合无思无为之妙。”

在万分悲痛的情境中，杨简完全忘记了自己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，并因此与孔子哭颜回时那种完全不自知的心境打通。

在这次大觉中，杨简由动静关系解释心物关系、主客关系、天人关系，将万变万化视为“镜中象”，从而为“心”的圆融无碍提供了一种新解释。

五十四岁左右，是杨简学问上的第五次大觉。

他偶读《孔丛子》中“心之精神是谓圣”而大悟。

“学者初觉，纵心所之无不元（玄）妙，往往遂足，不知进学，而旧习难遽消，未能念念不动。但谓此道无所复用其思为，虽自觉有过，而不用其力，虚度岁月，终未造精一之地，日用云为，自为变化，虽动而非动，正犹流水，日夜不息，不值石险流形不露，如澄沚不动而实流行。予自三十有二微觉，已后正堕斯病，后十余年，念年迈而德进，不进殊为大害。偶得古圣遗训，谓学道之初，系心一致，久而精纯，思为自泯。予始敢观省，果觉微进。后又于梦中获古圣面训，谓简未离意象，觉而益通，纵所思为，全体全妙，其改过也，不动而自泯，泯然无际，不可以动静言。”

杨简说，他虽然三十二岁时已有过一次觉悟，但那只是微觉，而且还经常陷入懈怠无力、修养停滞不前的窘境，对宇宙人生的体验也极为模糊。但十余年后，当读到孔子说的“心之精神是谓圣”时，才感到觉悟有了很大提升，方知“心”必须专心致志，如鸡孵卵，这样，时间久了就会变得精纯。杨简说当他自我反省的时候，果然发现有了很大进步。

杨简因为读到“心之精神是谓圣”而觉悟的事，在《四朝闻见录》中有更清楚的描述：

“杨简参象山学犹未大悟，忽读《孔丛子》至‘心之精神是谓圣’一句，豁然顿解，自此酬酢门人，叙述碑记，讲说经义，未尝舍心以立说。”

杨简自称参象山之学为“微觉”，说明其学问仍需补进，而因年少容易满足，以致十多年没有进步，还好，后来偶然读到圣训即《孔丛子》中“心之精神是谓圣”，才又获得一次觉悟。如此大觉于杨简学问具有深刻意义。

第一，确定心学知性本体状态——自泯不动，所以求知方法不是外索。

第二，确定心学道德本体状态——内圣，所以成圣方法是复性内成。

《孔丛子》中“心之精神是谓圣”，几乎为所有考据家所证伪，即它根本不是孔子的话。杨简其实也知道这不是孔子所说，那杨简为什么对此深信不疑呢？原因在于这句话完全符合杨简的心学精神。根据杨简的解释，“圣”就是无所不通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化，这正是“心”的特质。

六十一岁，是杨简学问上的第六次大觉。

“十一月九日清晨，忽觉子贡曰‘学而不厌，知也，教而不倦，仁也。孟子曰，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知也’。二子之言异乎孔子之言仁矣！十一日未昧爽，又忽醒孔子之言‘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’，必继之以勇者不惧，何也？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知知道仁者，